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散文組 冠軍

## 〈在這倉皇而破碎的時刻〉

史云彥

電梯裡有五面鏡子，無論是從左邊望過去，還是從右邊望過去，前面望過去，就算是轉個身，仰個頭，都會與無遮無攔的自己迎面撞上，擠得透不過氣，我孤零零地按了 G 字，電梯就開始悄無聲息地下滑，我低着頭，避免與任何一個自己望住。

然後就開始感覺到有些不一樣，卻又說不上具體是哪裡不一樣。

這麼後知後覺地活了半輩子了，一想到這裡，挫敗感就來了，長長地嘆了口氣，氣吐到一半兒的時候，忽然意識到電梯不是在下行，恰恰相反，朝着樓頂衝上去，還沒回過神來，就越衝越快，剎不住了，腳開始飄，手突然扶不住了，眼睛開始不好使，望哪兒哪兒黑，一個人也找不到，終於知道這電梯是失靈了，是要衝出這摩天大樓，衝出這城市了，拼了命地開始喊——

同一個夢，接二連三地纏住我。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一頭冷汗地驚醒，在天花板上眩暈了一陣兒，才回到床上，把另一半氣吐出來，卻再也睡不着了。

我的父親就是這樣在十月的最後一天離開我們，被一輛迎面而來的重型卡車帶走。

好多天過去了，我堅持認為這是個夢。

就仿似那還沒有吐出來的另一半兒氣，憋在胸腔裡。

我在等夢醒。

等電話響，等他接聽，等他慢慢悠悠地問我有甚麼事。

當然不是有甚麼事時才找他，有事沒事，我都會找他，可電話接通了之後，我總是說爸我媽在嗎？奇怪的是，我從沒有記住過母親的電話，卻總是信手一撥就是他的號碼。彷彿家裡總有父親守住，總有他，隨時隨地，天陰天晴，他都在。母親會走開，去廚房，去廁所，去買東西，去串門，去閒聊，去抱着電視煲沒完沒了的電視劇，會一把鼻涕一把淚地為電視裡的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人物虛擲時光，會讓一天連着另一天，一餐飯連着另一餐，會讓一個十月連着另一個，沒完沒了地圍着生活旋轉，在生活的漩渦裡沒完沒了地掘進更深的生活，是的，是沒完沒了，永遠沒有結局。可父親總在，總在電話邊，哪怕他忙着，閑着，電話一響，他總會慢慢悠悠地從中抽身，接聽電話。

直到有一次，父親接通電話，直接說：孩兒，你媽就在我身邊。

那是我聽到的最美麗的情話。

比王爾德的“請把你的心給我，與我為伍。”更讓人迷戀。

我猜想父親是幸福的，孩兒的母親總在他身邊。

我還沒有問，只能猜想。

猜想大概是這個世界上最沒有邊界的事情了，它可以往左一些，往右一些，往下一些，往上一些，也可以深一些，淺一些，甚至可以全面一些，也可以鑽進牛角尖裡去，我就是這麼猜想着猜想着就鑽進了牛角尖裡去，考試考了 99.5 分的時候，母親會追問我那丟了的 0.5 分去了哪裡，哭鼻子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的時候母親會要我咬緊牙關，懶惰的時候母親會提醒我要心無旁騖，迷茫的時候母親會提一提方向……我一直以為我是縮小版的另一個母親，因為命運的種種機緣交錯又一次來到人世間，生來就是為了背負母親的人生中所有的遺憾前行，以至於在很小很小的時候，有一次看見母親躲在房間的角落裡無聲的哭，揪心的哭，大滴大滴的眼淚從她的眼角湧出，打濕她的頭髮，我手足無措地呆立着，任憑那眼淚濡濕我的心，我太小了，我曾經以為我所有的堅韌，獨立，思考，拼命全是來源於母親，當我陷入無數個感性的時刻，任憑淚水擋住去路時，我才真正理解了父親的從容是多麼重要。

是的，我又一次認認真真地，仔仔細細地望見了父親。

我的臉是他的，我的頭髮中又黑又直的那部分是他的，我的眼底那些不為甚麼所動的定力是他的，我的唇齒是他的，我的沉默是他的，我的消瘦是他的，我的少有的幽默是他的……我身體裡流淌的血，站着的風骨都是他的。

他卻只是雲淡風輕地和我聊些別的。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聊甚麼都好，甚麼都聊更好，雲淡風輕地聊最好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，不厭其煩地聊，嘮嘮叨叨地聊，翻來覆去地聊，一遍一遍地聊，就像母親一樣，栩栩如生地，事無鉅細地，現場還原般地一一道來，細緻到每一天，每一場對話，每一個瞬間，這樣的話，父親就不再只是個微笑着的聆聽者的角色出現在回憶裡了，而回憶是主觀的，每一次走進回憶，我們的心幫我們篩選出來了我們想要的部分，人們沉迷於此並不僅僅是因為失去了甚麼，恰恰相反，回憶幫我們保留了一些珍貴的東西，也正因此，痛苦消失在回憶的幽徑中，快樂散發出金子般的光芒，哲學老師阿蘭說：“人們為快樂所付出的努力永遠不會白費，而憂愁單純只是病了或者累了，把它趕回身體裡吧。”父親更加簡單，他用俠士般的瀟灑姿態輕聲說“愁有甚麼用？”

他沒問誰，答案早已了然於心。

無論多麼艱難的時候，我都沒見過他皺哪怕是一次眉頭。

他的眼睛裡永遠是一片海。

多少驚濤駭浪，多少暗湧險礁，多少人事紛飛，他只是笑笑口，謙遜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地，寬容地，天塌下來撐住地再站起來。

而我不是，我是憂傷的瑪麗，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快樂無比，再用下一個星期的時間掙脫憂鬱，在上一刻的歡愉中突然被巨大的哀傷包住，父親，是的，我是病了，或者累了，我得站起來，把它趕回我的身體裡。

可這是一段幽暗的路。

下着冷雨，可我說不出那寒是如何徹骨，那冷的萬分之一痛楚。蹣跚獨行的人沉默着，時間失去意義，沒有人能開口說哪怕一句話，就像提起和合攏嘴角會耗盡力氣，最後連聲音也消失在陌路，是一場無窮無盡的雨，路一直在分叉，在消失，在斷裂，在扭曲，沒有人抬頭，低頭，彷彿扭動一下頭顱是比痛苦更痛苦的事情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一生中大半的時光都是在痛苦中穿行。

各種各樣的痛苦，它們來得毫無徵兆，時而在歡愉的浪尖上，時而在充盈的飽滿中，時而在芬芳的好天氣裡，它們迅疾的腳步風一般莫測，頃刻間置人於凶險之境。而失去親人，則是穿越痛苦的腹地。那鼓脹着的，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漲得要把你撕裂的疼痛從身體的深處發出來，一路奔湧，你毫無招架之力，只能任由它肆虐，瘋狂，它越發萬馬奔騰，聲勢浩大，你越發茫然，空洞，無力，你無法描述它，直面它，不知它為何物，你只能承受它，直到它無處不在，鑽進你脆弱的縫隙，重重地揮向你。

吵吵鬧鬧的人間從來沒有一個人真正地順從過命運，人們越掙扎越痛苦，越絕望。無論是與死神擦肩，直面他令人不寒而慄的震顫，還是在恐懼中想像他冰冷的寒光，他都是黑色的暴君，掌管着生殺予奪的強權，直視着我們，他蔓延的黑光步步緊逼，隨時要把立在針尖麥芒之上的人群推向深淵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那是死亡的威力。

它有千鈞之力，它明暗無輒，飄忽不定，而你，只能獨自穿越那荒蕪之地。

你聽不見，看不見，越想越糊塗，味道，嗅覺，觸感鈍化的速度快到驚人，你漸漸說不出生與死的界限在哪裡，你眼前一片混沌，活着的每一天都像是在死去身體的某一部分，那冷雨淋下來，就像是淋在石頭上，澆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在護欄上，濕在地板上，你看着它到處蔓延，四處點火，卻無動於衷，不是真的無動於衷，是沒有力氣，你感覺不到的世界不是真的世界，你無法捕捉的感覺不是真的感覺，但疼痛仍在那裡，沒有減少一絲一毫——

那冷雨綿綿不絕，那荒蕪似是無依，可你知道你的靈魂仍被甚麼困住。

山水阡陌用景色困住你，愛用慾念蒙住你，文字用細細的網紮緊你，人間用生誘惑你。

雨水和寒冷交織着，氣溫又降了，山頂會更冷一些，他們說在大帽山山頂上能看見霜花，於是許多人連夜駕車前往，在濕冷的北風中苦等——

爸，冷有時候是好的，一個對這世界毫無辦法的人得以以此來保護自己，她藉此來冷靜地觀察到這世界的荒誕離奇，藉此保持清醒，可清醒，有時候是壞的，她古板，無趣，讓人絕望，讓人失去活下去的熱情——爸，我在我的帳篷中讀阿蘭的《論幸福》，他說“就像草莓有草莓的味道，生命的味道，就是幸福。”在沒有你的這一個新年裡，我反覆咀嚼着這句話，就像一個動作能排開另一個動作，當你伸出友善的手，你就無法同時揍別人一拳一樣，若是能讓另一種感覺排開圍住我的濕冷天氣，也許會好一些，所有的感情都是如此，我想了又想，想了又想，人與人竟然如此不同，我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問過許多人愛是甚麼，寫了無數篇幸福與快樂，可是概念空洞無物，人生卻千差萬別，到頭來，我們耗盡一生未必能知道那是甚麼，卻用一個又一個痛苦的回憶弄清楚那不是甚麼。

是的，當我在寒冷中把內心深處的冷全交托給大帽山，雲霧繚繞的大帽山用雲海淹沒了一切。

我突然就想起十歲那年深冬，我並非能記住那一年冬天所有的事情，也記不住那天裡頭發生的所有事情，我只能記起你站在那裡，被火花照亮的臉龐，溫柔的火苗在我眼前晃動，火光閃亮着，鍋裡正咕咕嘟嘟地冒着水泡，那些圓碌碌的泡泡一掀一合，彌漫着熱氣，父親，當我在回憶裡找到這些片段的時候，我並不想賦予痛苦任何意義，眼淚，歇斯底里，抑鬱，揪心都沒有任何意義，你就那樣站在父親的位置上，察覺着在你的羽翼下嗷嗷待哺的孩子們起伏的情緒變化，不露聲色地賦予他們性格，多年後他們說我情緒穩定，冷靜，我知道那一定是源於你，在與痛苦掙扎的漫長歲月中，在赤手空拳地與命運戰鬥的地方，在摔倒你，碾軋你的壞天氣裡，你找到了方法對抗絕望——倘若命運棄我，我就越要快然生活，坦然待之，這世上人，事，物無一例外。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父親，當我走在歌和老街的十字路口，望着眼前川流不息的生活，望着銀色的光順着洋紫荊葉的空隙落下來，枯葉在草地上翻飛，萬物靜默，我忽然鼻尖發酸，這光怪陸離的人間苟存着多少欺騙者，為惡者，仗勢者，燒殺搶掠者，可父親，為甚麼沒有了你？

打鼓嶺又一次陷進濃霧之中。

白茫茫的，籠罩着山坡，深谷，林子，灌木叢，海灣已不可見，泊岸的小舟，悄無聲息滑行中的車輛都被籠罩在春天的深處，只有若隱若現的尾燈閃爍着，提示着我們是同一場濃霧，同一條盤山路，同一個春天把一切都困在這裡。

春天終究還是降臨在這片寂靜的山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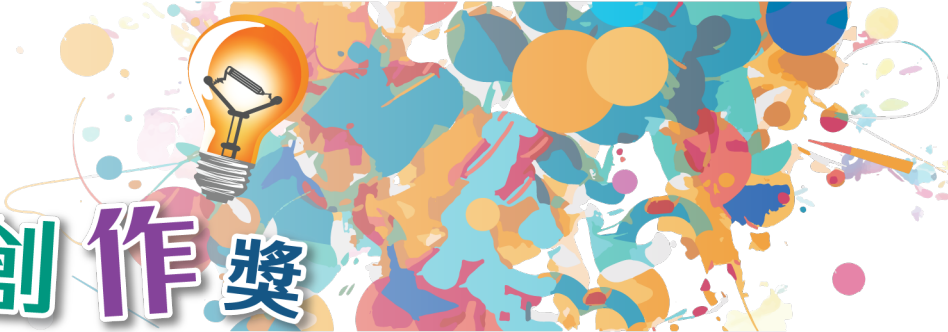
是這裡，不是別處。

假如我們把心放在別處，也許眼前的濃霧就沒有那麼難受了。

我把《困在時間裡的父親》看了三遍，我會再看第四遍，第五遍，我

二零二四年

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會記住每一句台詞，每一個場景，每一個角度，它們都是我喜愛的，那變幻中的窗口是我所喜愛的，那丟了又找到找到又丟了的父親是我所喜愛的，那迷茫中的遺忘，遺忘中的慌亂都讓我揪心，那每一次嘆氣都惹我流淚，每一次門鈴響，我都覺得是父親從時間的某處走了回來。

是回來，不是離開。

#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喪親之痛的複雜情緒，展示於文字，恰如題目所示：倉皇而破碎。字裡行間的回憶、自剖及想像，層層深入，動人心思。

—李洛霞(黃珠華)女士

全篇描述父親忽然離世帶來的痛苦，追問痛苦，追問痛苦的意義，催人淚下。

—周潔茹女士

從灰暗中學習從容，非一般悼念文章。起首佳，立體地帶動下文。

—黃仁達先生

傷逝之作，表現人生愴痛，無處話淒涼的苦楚溢於字裡行間，文筆精到，表達力強，體現出詩性的文學品質。

—蔡益懷博士



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

<https://www.hkpl.gov.hk/tc/extension-activities/page/280732/WinningResults.html>